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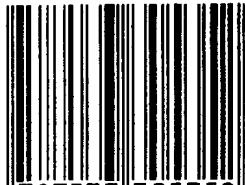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成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8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六三册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敬事草十九卷

〔明〕沈一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內閣奏題稿十卷首一卷

〔明〕趙志皋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七年趙世溥刻本

李及泉先生奏議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李頤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李熙載等重刻本

六二〇
一
七四九

故事草十九卷

〔明〕沈一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 故事草十
九卷《提要》

故事草卷一目錄

為母乞祭疏講筵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講筵掌院

乞假省親疏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在告

乞父祭葬疏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疏

辭改禮部尚書兼學士總裁國史疏

辭入閣疏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故事草卷一目錄

敬事草卷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為母乞祭疏

日講官翰林院編修今丁憂臣沈一貫謹奏為

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係浙江

寧波府鄞縣人由隆慶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檢討陞今職萬曆三年十月內欽蒙

聖恩補日講官竊念臣一介草茅學術迂淺備

員詞林無所報稱誤蒙皇上不次簡用俾待

敬事草卷一
上

講讀甫及三月而賞賚駢蕃不可勝舉正臣竭

力圖報之秋也不意臣母封孺人洪氏在家病

故例當拜達關廷回籍守制虛叨恩厚悲

憇慚憤詎宜更有希冀但臣私念母氏生育之

恩昊天罔極一旦永訣追補無由查得

恩例舊從優渥而臣偶玷一時之任使實乃曠

世之奇遘既已有例可援安敢縮恧不請查得

原任講官范應期母陸氏病故蒙賜祭一壇

臣與應期事體相同如蒙勅下禮部查照前

例量給卹典則臣厚徵恩真出于常情萬不意

之外而臣之感激恩報亦與世世子孫共捐糜

也臣不勝迫切懇祈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伏候

勅旨

萬曆四年正月
二十三日上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奉

聖旨沈一貫係日講官准賜祭一壇

敬事草卷一
上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奉

聖旨沈一貫係日講官准賜祭一壇

敬事草卷一
上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

翰林院題為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來

月二十四日據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開河

道監察御史詹事講題請將兵部尚書新建伯

王守仁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廟該本部

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

道官從公品隲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於七月

初八日據祠祭清吏司手本該雲南道監察御

史黃師顏戶科左給事中田大年等先後題請

敬事草 卷一 三

將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諭德吳興弼修

撰羅倫僉事黃仲昭布衣胡居仁陳真歲王良

等併議從祀該本部覆奉 聖旨備行到臣臣

惟從祀之典所以微聖朝之表章昭學者之嚮

往為事其鉅而臣學術淺陋聞見寡眇何以應

明旨然竊嘗誦其詩讀其書粗得其人之似敢

試陳之夫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為宗謂心之本

體即天理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惟戒慎恐

懼而不使昏昧放逸則天理常存本體不虧和

融鑿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
踰矩矣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惟致良知三

字尤簡易可下手此其略也獻章之學以無欲

為宗又曰見大曰自得謂人與天地同體四時

以行百物以生若有所滯安能為造化主必令

此心無物乃運用得轉舍繁求約致虛主靜久

之心體自露而以之體物理稽聖訓各有頭緒

此其畧也臣按二臣皆當世大儒而所學自異

然大抵以靜為主獻章開其先不如守仁之精

敬事草 卷一 四

守仁起其後多發前賢所未發自國家紹明宋

學諸儒勃興而求其造詣精深踐修明恪如二

臣者何可多得躋祀孔廟輿論所歸無間然美

顧有宋之學程朱為之宗獻章雖不盡為朱而

未嘗自異于朱乃守仁則直異于朱矣似不可

無一言以祛學者之疑蓋聖門之學要在誠意

而藉格致以啟其端為誠意而格致者聖學也

不為誠意而格致者俗學也即為誠意而不由

于格致雖非俗學要非聖學之精者也昔程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於敬者是知格致所以誠意亦必誠意而可以言格致所謂格致者不出于窮理之言此程子意也朱子祖其說謂必窮天下之理以致吾心之知故其為學則主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內外合養本末無致君子以為集諸儒之大成信不誣矣第其傳流既久漸失本初或以經執為居敬或以龍

叢事章

卷一

五

祖為踐履或以訓詁為窮理甚則困於咭唾以

為記誦說釋之資所求乎外者勝而所以養其內者微則學者之失而非朱子之學本如是也乃陳氏出稍異矣獨信其養靜致虛之學然猶未遠王氏出而增異矣直持致良知之說以出於簡易之途謂聖學在於誠意而所謂致知者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所謂格物者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之不正以歸於正朱子窮理之說近於義

外不可用顧朱子實非義外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理同出於天命而散見於倫物事事物物孰非此心此理之呈露求事事物物之理纔非所以明此心之理而惡謂之外也故程子謂觀物察已不必見物而反求諸已物我一理纔明彼既曉此而朱子亦曰吾之學非不求之內而求之外蓋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

叢事章

卷一

六

養無內外精粗之擇也必以為淺近而欲藏形

匿影別為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則佛氏之詖淫邪遁耳是言也所以預為後世憂者深矣哉所謂窮理非窮汎濫無用之理也亦窮身心之理而已所謂先知後行非盡知之而後行之也方格物亦方誠意方誠意亦方格物而已今痛俗學之敝而必謂理在於心不在事物知行合一初無後先不幾矯之太過乎蓋程子之門已有樂持

敬之要而厭觀理之繁者矣朱子辨甚力然則易簡之說豈待今日而始有哉故今之儒若羅欽順王廷相黃佐陳建諸人咸立一家言譏王未徹心性之旨詆以為禪然王自謂非禪禪之虛無無用而良知之虛無即太虛之虛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皆太虛之發用故非禪也顧王非禪而學者不能不疑于禪於是乎有玩景相弄精魂者矣不可謂內聖之體於是乎有信心獨往不顧天下之是非者矣不可謂外王之用

卷一

七

蓋素無窮理之功以至于此譏者謂陳王復起當必易術而語諒哉夫學者患不為聖不為聖人不必出易簡之途以為便而厭窮理之勞窮理何妨於為聖哉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即狂如曾點而不知所裁見大如漆雕開而患於未信若道可以頓入聖人何愛而不為學者言惟道不可以頓入而序不可以不循則胡可因已之厭勞而并疑前人設教之為非也然王之所以可祀何也格致異而誠正同也所謂致良

知者蓋持孟氏擴充良心之義陸氏先立乎大之旨指切人心妙應之機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地意既易感悟而加以機員語捷善于作人發揮誠正之要殆無遺蘊真可以愧俗學而歸聖遂為人光明直截所向無前必行所學以致于事功之間一無底闕使儒者釋迂濶之譏可謂聖林之雋豪吾黨之賢達無論近世所難前古亦罕其儕矣故可祀也愚衷過計直恐學者不察朱子之學又不察王氏所以抵牾朱子之

卷一

八

心而拘於見聞謂朝廷且尊尚王氏輕鄙程朱之說妄捐窮理之事既失于朱又失於王為孔門歧路祖宗表章朱學以為制科之意亦從此晦不敢不為之慮竊見祭酒張位議祀二臣而併請祀胡居仁洗馬陳子陞議祀二臣而併請祀居仁及蔡清蓋居仁清皆遠宗程朱平正通達居仁雖無著述而履繩蹈矩不減薛瑄清持躬約己動準古人所著書盡發朱子未發之旨為學者指南取此濟彼如參苓佐五石之義

亦猶臣之意也臣何人斯敢為大儒折衷竊意

學之道宜以程朱為正而又惜陳王一代鴻儒不宜汎汎伏願勅下禮部再加斟酌以王守

仁陳獻章及胡居仁蔡清一併從祀明詔天下無以二臣廢朱學則聖朝之所以尊禮儒先與

學者之所以講明道術並行而不悖矣其陳真

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王艮雖皆

聖世儒先然念宋儒如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

從彥李侗胡宏之倫視今之儒猶當過之而未

能盡知之已難矣知而以言暢之又難以人重

之則又難臣愚寡昧無識不足以中肯綮而慰

當世惟不敢枉其所知故直抒心胸以備採擇

奉

聖旨禮部便看了來說

乞假省親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聖慈俯容辭任給假省

親事臣聞古有格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臣不肖謬蒙任使拔置講幄復預銓次開陳之道罔

聞程衡之功又闕頃茲大計分甘黜幽而過蒙貸留以責後效臣雖至愚豈不感激顧寸忠未

效而天倫已虧身蹈不可贖之罪亦無用此不肖臣矣輒敢披瀝血誠于丹陛之前臣少多疾

病撫養最艱家本貧賤拮据就學曾未幾何而

徵事草

卷一

臣母先逝號天擗地不可復見自萬曆六年臣

奉欽召再補講官至今則臣遠臣父膝下已歷十年而臣父八十有五風燭之期既不可測陰

陽之患亦復時有日夜馳思瞻望莫及雖魂夢之間亦抱頭捧手哽咽而已也去年臣欲請

告緣京察在邇義當待罪今計事已畢偶蒙見容臣之前心若坐針氈無論臣之思父臣父思

臣尤甚于臣數月之間四遣家人來促頃又遣親姪來切絮之言不足為皇上陳說大抵老

供職吏部知道

年情景思得聚首一語以慰餘日耳京官見例六年歸省而臣到京十年於例已過臣父八十歲喜懼交并之意莫有甚於臣者臣不及養母思及養父如戶部左侍郎王之垣禮科都給事中王三餘皆蒙恩歸省則又臣可以陳情之日臣又查得見行事例凡給假省親者皆作缺間有一二不作缺令依限前來供職以私請而廢公事大非臣子所安况臣職專講讀兼佐銓務皆不可一日懸缺者伏望俯鑒臣悃容臣誠事草卷一十一十二

辭解前職給假歸省少寬鰥曠之誅臣父聞臣歸必頂戴聖恩歡忭踴躍蒸為和氣以續餘齡自今多一年皆皇上所賜之年而臣鄉里及經遇之處又因知聖朝崇孝慎倫不忍絕人父子之意亦厚風俗隆治化之一事非特遂臣之私而已也無任結軒跕躅瞻睇待命之至奉

聖旨沈一貫日侍講讀效勞年久准給假省親馳驛去賜路費銀二十兩綺絲二表裏還依限前來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

奏為苦情難割劇病難痊懇乞 聖慈容辭新
命以畢子道以延餘生事八月十六日臣接邸
報該內閣為作養人才事推臣教習庶吉士馳
驛前來供職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臣聞 命
惕驚不知所以冀土餘息何蒙記存斯蓋閣臣
謂臣尚備詞林之數而過舉之 皇上嘗見臣
供事講讀而過聽之也徇馬無知亦能戀主臣
猶人也能無涕零但臣父哀年日索而臣亦病
敬事草 卷一
十一
追日增有不能發跬步者敢披控于丹陛之前
臣自萬曆十五年給假省親因感濕熱蘊蒸數
嘵之疾於是從前舊病一時盡發又因奉命赴
京與臣父別悲憮萬狀病益加深所以屢疏陳
情請假調理伏蒙 聖恩允臣回籍如涸魚之
始得水也稍有生氣焉今父子相守者纔一歲
所而此一歲中半在牀第可強而任洗沐攝衣
冠者不能數日今六月間臣父病脾不食秋來
滯下彌劇諸醫視藥無可入劑蓋臣父今年八

十七矣攻其標則元氣益虧治其本則見症難
去難得兩無所傷而穩收其效者用之臣心益
憂臣體益憊因患寒熱嘔瀉瘡痢等証方寸既
亂諸疾屢更腑臟皆虧群醫袖手一溢米一勺
水盡成仇敵第疑無醫不庸無方不假祇有望
空默禱以祈天幸而已臣父子正危計無所出
而召命俄至彌益倉皇臣竊思之臣出身而事
主謂有身耳今臣之身不可強如此臣移孝而
為忠謂有孝耳今臣之事親不盡分又如此若
敬事草 卷一
十四
不自諒而違親事君恐臣父感念生離卒增他
變臣亦晨思夕戀竟無痊期則父子皆斃之道
也即偶不死而一行絕裾不孝之罪上通天地
亦何面目于人間而為諸俊髦師豈不辱明時
汚玉堂乎伏望 皇上哀憐臣心別選賢才以
充教習臣獲免任使之日即臣父子更生之日
亦臣可以為人臣為人子之日延結德音若枯
望雨孝治之朝必蒙 稽首臨疏哀泣不知所
云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 日奉

聖旨沈一貫學行素優簡命教習着遵旨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乞父祭葬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廣孝治事臣猥以庸愚謬叨任使侍講諱者二十餘載又蒙皇上念臣父子情深許假省親憐臣狗馬病甚准就調理因得遂菽水之歡修藥餌之事秋毫皆皇上賜也今年十月十六日不

幸臣父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仁佶病故臣竊自揆無萬一分補于明時而前後恩數至優至渥豈敢復

奏事草

卷十一

十六

有陳乞顧復維念國家所以體恤臣下之父母者載在令甲蓋教天下以孝而人臣不嫌于自請者也會典一欵凡兩京三品文官父母曾受本等封者照例祭葬又一欵凡文官以侍從等項應沾卹典者臨時禮部具由取自上裁又一欵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賜葬者若妻先故已封照例祭葬臣于萬曆四年以編修丁母憂因預講筵蒙特賜臣母祭一壇今臣父已封三品臣母洪氏贈淑人似于前例允合及查萬曆十

八年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疏

位乞毋祭葬欽奉准給并賜伊父同祭葬臣比
張位事體亦同輒敢披瀝血誠援比上請倘蒙

皇上俯准臣奏勅下禮部覆賜臣父沈仁信祭
葬并賜臣母贈淑人洪氏並祭合葬庶九幽枯
骨猶被日月之光而萬死遺孤尚圖環草之報

聖旨准照例並祭仍給全葬二十五日工部覆給銀三百兩自行造葬奉

敬事

卷

十一

卷十一

十一

奏為病厄餘生誤叨新命懇乞天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吏部咨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聖旨沈一貫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寵命及門鄉間動色而臣心自省若臨淵水驚悸交仍莫知攸處伏念臣一介草茅粗通章句幸際聖明之世叨居侍從之班游歷清華至叅銓政請省親則許請養病則許比為父請祭葬則又許皇上之
敬事草卷十一

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為之長名位甚峻而兩京並設雖有劇易之異係于瞻望則同在宗伯典司三禮叶和神人必文學優長夙夜寅清者方稱必飈歷多年老成諳練者方稱如臣才識於在廷既無能後而前為侍郎通禮吏二部歷俸二十九月未滿三載一旦踰蹣臣心知不可

雖欲冒昧人其謂何伏望亟收成命容臣以原職在籍養病歲時率父老呼嵩祝壽勸輸奉公受賜實多感恩實多無餘望矣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通

政司上
四日奉

卷十
十九

敬事草

卷十
十九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到臣臣不勝惶恐不勝戰慄伏念臣學淺行涼

無所比數自知甚審而過蒙

聖獎益增跼蹐

先奉典禮陪京之命已甚踰溢又何敢濫新命

辱朝廷哉世必有踰恒之人而後堪踰恒之任

北斗之司宗伯之任無以正史大事屬之裁定

萬世將徵信焉非才學識三長烏稱其選苟忘

其拙而妄引為任已之不亮何望其論著評讐

之審乎臣本庸迂初無實學徒以筆札剽獵濫

竽詞林雖嘗預修兩朝實錄副裁大明會典或

分任一曹或受成前輩即有謬誤而討潤有人

奏為恩重難勝分踰宜止瀝懇 聖明俯容辭免新命事臣在籍服闋蒙起南京禮部尚書上疏懇辭因途遠未及到京隨蒙 聖恩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國史副總裁臣前疏上聞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到臣臣不勝惶恐不勝戰慄伏念臣學淺行涼

無所比數自知甚審而過蒙

聖獎益增跼蹐

先奉典禮陪京之命已甚踰溢又何敢濫新命

辱朝廷哉世必有踰恒之人而後堪踰恒之任

北斗之司宗伯之任無以正史大事屬之裁定

萬世將徵信焉非才學識三長烏稱其選苟忘

其拙而妄引為任已之不亮何望其論著評讐

之審乎臣本庸迂初無實學徒以筆札剽獵濫

竽詞林雖嘗預修兩朝實錄副裁大明會典或

分任一曹或受成前輩即有謬誤而討潤有人

為職猶易為責猶薄且臣此時意力猶勇用勤

補拙所謂跬步不休跋鰲可遠者也今力因歲索學以年衰舊聞尚荒新知彌寡縱令優游間局時陪議論之末猶懼不勝而以正史見畀不勝明甚伏望皇上諒臣愚誠非假收回成命容臣仍養病原籍則臣免鰥曠之誅而國家亦無誤用之失誓當夏秋輸公以供軍國之費歲時讀法以為閭里之倡臣之分也不敢諉也萬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通政司上

聖旨卿以碩望新膺簡命政本重地方資贊襄宜上緊前來副朕咨求之意覽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辭入閣疏

原任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陸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行取臣沈一

貫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恩命以重政本以安愚分事臣養病守制服闋在籍今年正月

十一日伏蒙聖恩起南京禮部尚書四月十

七日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正史副總裁起家再遷大溢涯分方具疏辭免續接邸報節奉聖旨沈一貫著兼東閣

諫事草

卷十一

三

史 63-12

大學士在內閣與同王錫爵等辦事欽此欽遵到臣殊恩淳加道路駭視實難冒處繢縷上陳竊念臣性資偏陋才術迂踈偶以書生章句之學誤蒙先帝作養官之詞林繼蒙皇上簡拔置之講幄由此侍燕閒承恩賚者十有餘年謹奉責難陳善之訓夙夜兢兢而學無本源不過牽綴往說復習舊聞曾微解頤之功豈有沃心之益其間周歷坊局詹翰等衙門左右吏禮二部典司教習纂裁之事禮樂銓衡之司又皆

碌碌因人悠悠寄坐靡所建豎有忝生平每謂朝廷若綜覈名實大弊群僚如臣不才所宜首黜雖天幸不至斥逐豈可不自揣度早引避乎故當丁亥京察既竣之時乞身省侍蓋自附于量力之義耳五載庭闈三年苦塊祇祈耕田鑿井歌誦太平以苟延其多病之軀無他望矣不謂甫及禪除再叨起召拔于稠衆人中徵于數千里外而寄以輔弼極重之任孤踪去國久違日月之光野性宜山永絕風雲之想未審何自

叢事草

卷一

二十三

而辱記存豈非聖心至厚不忘簪履之遺

聖學日新猶念旛幢之舊故雖踈逖被此隆施天地高厚豈足喻深恩父母顧復豈堪比知遇臣不勝感激至于涕零然亦不勝震駭至于股栗矣恩愈大則報愈艱榮愈加則憂愈厚他官不稱妨廢有數如閣臣之職看詳題奏評駁文

章參預機宜典司政本仰贊聖德俯儀百僚寄國安危為時輕重臣居常旁觀為人難之豈今謀及敢以為易耶史事尚憂難舉不敢苟承

此天下第一難舉之職宜用天下第一殊流人臣何人斯而敢冒此夫形之所拘雖尺寸不可展力之所局雖銖兩不能加使駕車駕固憲傷車亦凌震自知不稱而受之以至僨事者誤也知其不稱而使之以至失人者亦誤也事惟求當反汗何嫌伏願收回成命容照舊在籍養

病別遴大賢以克斯選則美錦不壞于學製之人良璞不傷于拙工之手於臣則容貸之仁優于甄收掩其素短全其晚節恩更萬也

萬曆二十二年

叢事草

卷一

二十四

七月十三日差義男沈安

接通政司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性行端恪學識淵醇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赴召殫竭忠猷以贊化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草成將上得羅
貢之命而止

奏為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
國安危大幾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
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
而頃承召命頗辱記存又奉闈桑梓而為國家
安危大幾所係欲默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
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
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
相吊以為今日何為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
敬事草卷一
二十一

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土
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
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
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
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為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
敬事草卷一
二十二

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為貢可以利金錢得
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
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餓之食心而不覺此見
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
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
之所在為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
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
祖宗在天之
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
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